

燎原之火

張岱著



新潮書店印行



燎原之火

新潮書店印行

1951



本書編號 0053

定價 7100元

一九五一年五月滬初版 0001—5000册

出版及發行 **新潮書店**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一〇七號

電話五·三五六三，五·一五二七

辦事處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獻 詩

十餘年前，

我離別了南方，

搭上了長途的夜行列車，

尋找北中國的光明。

抗日的烽火裏，

鬥爭在荒涼的雁門關外，

桑乾河的激流畔，

壺流河肥沃的兩岸，

在寒風凜冽的暗夜，

用凍僵的手指，

寫下了兩集片斷的鴻爪。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於歸綏市委會

目次

獻詩

題記……………(一)

老人……………(四)

在廣靈川下……………(九)

平常的故事……………(二〇)

遭遇……………(二六)

夜宿……………(三〇)

受刑……………(三三)

他與她……………(四〇)

難友……………(四四)

王寶興的死……………(五〇)

北山紀事	(六五)
不眠之夜	(二二五)
悼鄒韜奮同志	(一三一)
折下了英雄的花	
——悼念魏斌同志	(一六六)
何蓮	(一四二)
痛悼「四八」殉難烈士	(一四四)
憶杭州	(一五〇)
我又回來了	(一五四)
懷念宣化	(一五七)

題記

在這本集子裏，共有八篇散文報告，一個多月日記與八首詩，大都是寫抗戰中新開關地區羣衆鬥爭的作品。

自一九四三年秋，我離開華北聯合大學教書與編輯生活後，就參加晉察冀邊區下層的羣衆工作，長期的處身在敵我拉鋸鬥爭的游擊環境，與農民羣衆結合在一起。一九四五年我在雁北的廣靈縣，參加了開關北山地區的工作，一直活動到察哈爾蔚縣城跟前。開始時，我們化裝成商人，捎了布和棉花過去，使敵偽嚴密封鎖下的北山人民，解決了生活上迫切的需要。經過一個時期後，就動員羣衆到南山去措布，編成許多運輸小組，帶上介紹信可以不用現款，這樣就發生了經濟上的關係，羣衆對共產黨八路軍有了極好的印象。我們的工作也就一個村接連一個村的開

展出去，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把零散的羣衆通過運輸小組、生產撥工組，一個個的組織起來了。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敵僞統治下的『治安區』、『皇道樂土』的數十萬被奴役的人民，燃起了抗日鬥爭的火焰。我在北山共有四個月時間，因為環境的殘酷與工作的緊張，僅堅持了一個多月的日記，還是下了最大的決心，這就是『北山紀事』。回憶那時我寫作的情景，有時因躲避敵情藏在深溝裏寫，敵人來了，把日記本往口袋裏一塞，轉到另一個地點再寫；有時黑夜裏活動到天明，迷糊着瞇瞇的眼寫，從四月十七日記到六月十一日。當然，這些日記只是當時生活鬥爭痕跡的概略紀錄，許多具體的細膩的鬥爭過程，黨與人民的關係，都沒有來得及作較生動較詳盡的描述，這是不能不向讀者聲明與表示歉意的。以後在我軍勝利出擊下，據點一個個被攻克，晝夜忙着發動羣衆，我身體的健康也差了，就無心再繼續寫下去。從六月至八月日本投降，這兩個月的生活是更豐富，工作內容更充實，但現在已無法回想追述了。

幾篇散文報告與詩，絕大部份是在一九四六年宣化市寫成的。自解放戰爭爆發到現在，除在廣靈豐台溝村寫了兩首詩外，再也沒有寫什麼，只是專心的做地方工

作。自到歸綏市後，舊日的戰友們從北京來信問起我的存稿，才又想起來，把保留下來的這些稿子整理了一下，編成兩集：除本書外，尙有小說集『游擊地帶』。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午前十二時記於

綏遠中共歸綏市委會。

老人

我到里子溝，就去老人的家裏。一進門，照例是提高嗓子喊一聲，隨着跳上了熱炕。遇到刮風下雪的天氣，老人摘下蒙頭的手巾，打去我身上的塵土與雪片。

老人姓王，六十三歲了，身子常是在收縮，臉上皺紋很深，兩道眼睛陷落在裏面。老人是個忙碌人，村公所就在她家裏，書記整天的爬在炕桌上撥弄算盤，常常有過往住宿的人，老人懇懇的招待他們；傷病員下交的時候，她自動的去接到自己家裏。晚上熬夜過多，幹部們就要爲她擔憂，怕累着了，她常哆嚟地說：『同志們來多包涵點，別嫌我侍候不到。』揉擦她那牽動紅絲的瞇瞇的眼，不自覺地淌下了淚。

她是個寡婦人，二十多年前瘟疫奪去了丈夫，守着十來畝坡地，撫養唯一的兒子，在長遠愁苦的日子裏，把全部的希望寄托給她的兒子。

三年前的秋天，敵人在里子溝按上了臨時據點，搶掠田地裏成熟的蕎麥。老人

忍痛地收拾起被褥家具，拄着拐杖，艱難地爬過墊子山，躲到一個山窪蓆棚裏。兒子出去了，一天天不見回來，夜裏老人迷糊地見他在收割莠麥，後面跟着扛槍的人，大聲的吆喝，鞭子忽噠地抽打；又像是裸露身子反縛在洋樹幹，白晃晃的刺刀瞄向他。想到這裏，老人就會驀地坐起來，蓆棚外是黑壓壓的無邊無際的天，狂風席卷大地。老人又抖索地躺下，恐怖壓住心頭，熬過這綿長的黑夜。

消息傳來了，兒子在據點裏侍候日軍，已被我捕獲槍斃了。老人臉色發青，兩唇顫動得合不攏來。『是富有嗎？得給我打聽實在，這千刀萬剮的東西，不回家去當漢奸，該死！』

老人痛罵自己的兒子，她熱愛家鄉的心，與全村人的心連結在一起，村民們親熱地叫她『老人』。

春天來了，地頭裏的活，撥工隊給她種上了；到了秋季，綠色的莠麥，一個個收割進場子。兒童們當太陽下山的時候，背上厚厚地壓着一捆柴草，嘴裏哼着歌兒，送進老人的家裏，使她感激得說不出話，却偷偷地用衣角抹去眼淚。

老人喜愛熱鬧，歡笑的時候，張開已脫落牙齒的嘴，謎迷糊糊的眼再也看不見了。

我有幾天不去，她惦念起來，見人就打問，有時我突然出現她面前，她停睛一看，呵呵地笑開了。

『我說老張快來了，真是來了。』

一個午後，我從川下趕回來，路過里子溝，去到老人家裏，她在做飯，風箱忽噠地拍響，見我進去，從圍圍上吃力地站起，摘下她蒙頭的手巾，打去我身上的沙土。

『起那裏來呵？』

『川下。』

『川下！』她重覆我的話，兩唇微微的顫動，放出憐惜的目光。

『那邊太平嗎？老毛子（指敵僞軍）常出來嗎？』

老人重又坐下去，我跳上了炕，抱着火盆，與她說話。屋裏充塞了烟霧，有一股刺鼻的柴草味；老人斷續地喀嗆着。休息了一會，我跳下炕去，準備要走。

『要走？飯快好呵！』那乾癟的手拉住我的衣襟。

我告訴老人有緊急的事情，今晚要趕回縣裏，她遲疑了一下，放開我的手，搖擺起身子，端出碗高粱餃子來。

『有公事，留不住你，吃上幾個冷餃子吧，還有十里地啦，慢慢來，不着急。』
我激動的拿過來，用手捏着吃了。

我出來，她跟在我後面，嘴裏吶吶地反覆着：『吃上幾個冷餃子，真過意不去。』

我走遠了，回過頭去老人還站在那兒，我彷彿看見寒風吹動她銀色的鬢髮，用衣角抹着眼睛。

那年冬天，縣裏召開羣英大會，我冒着二十里地風雪去接老人。里子溝的老鄉把鮮花插在老人的胸襟，青年姑娘用剪碎了的紅綠紙，飄散在她的身上，兒童們蹦蹦跳跳地拍手高叫。

老人騎在毛驢上，用被子層層的裹着，我在前面拉驢繩，村幹部們左右扶住她。通過荒涼而高峻的墊子山，狂風嘶叫着，天地混沌地像在旋轉，風在山梁上掀

起了長長的鞭形的旋雪，揚開去，撒到空中，像是銀白色的麵粉，到處落起來。老人面色鐵青，抖索着。我脫下身上的破皮襖，披在老人的身上。

『你受凍呵，我有被子不冷。』

不冷，我被異常激動的感情所制服，像有巍然的石碑矗立在我的眼前，那上面鐫刻鮮明的字跡，在紅光照亮的大地上，閃耀着光輝。

十天的大會，老人見天去參加。她做報告的時候，全場肅靜，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懾服住了。

『兒子當漢奸死了，我不哭，共產黨八路軍好，我擁護，同志們要常到我家去，我還有幾斗小麥，磨成麵，給同志們包餃子吃。』

六十多歲的人呵！過去的事都能記憶，她說話清晰、生動、有力量。她當選了，是全縣的擁軍擁政模範之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於宣化市

在廣靈川下

一

晌午就到了龍宮村，爬了半天高山，風刮得我頭痛，就在村公所的一條熱炕上躺下了。

睡了一覺起來，屋裏已被陰影籠罩着，只吃了幾個莜麥餅子，我被第一次到川下游擊區去的興奮心情所激動，也不想再吃什麼。

與我做伴的是唐克同志，一位愛好音樂的少年，去年還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少年藝術隊，在整風後的文藝工作者下鄉的熱潮裏，他被分配到雁北的廣靈來了，現在川下四區抗聯會當青年部長。

我們行進在崎嶇的山道，寬闊的河灘，又爬上了高峻的大山，步度很是迅速，氣喘得慌，要是在熱天，一定會是汗流夾背，在這塞外高原的冬天，朔風泛肌，身上感到刺骨的寒冷。

山路走盡了，向下探視就是平川，棋佈似的村落，籠罩在暮色中，隱約地閃亮着燈光，這山與川像是一刀切下似的奇特形狀。這時只好匆匆下川去，路是異常的陡峭，唐克同志在前面走着，我跟蹤着他的脚步，慢慢的下得川來，天色已大黑了。

我們宿在南馬莊，雖是個靠山坡根的村子，距離二里地就全是敵人的據點了。

白天是照例不出門，關在一間光棍房裏。唐克同志告訴我在川下的生活習慣，他說我們活動的時間是在夜晚，白天是睡大覺，剛到川下時感到坐臥不安，日子久了也就習慣了，有時簡直是麻痺，晚上還要脫光衣服睡舒服覺，我們所怕的是在路上行走碰上洋烟兵（指僞軍），一進入村子就放寬心了。

天黑下後，我們就轉移到辛孟莊去。一位老鄉在前面引路，我們三個彼此距離一丈多遠。快進村了，我們在村邊大樹下隱蔽着，老鄉進堡門後轉身就出來了，把手一揮，我們才快步的進去。

唐克對這個村子是很慣熟的，從大街穿小巷，偏西有一家院子，進入東房，有